

佳作

作品：科學小飛俠的3號珍珍 得獎者：吳承澤

吳承澤，一九七七年生，台北人。政大哲學研究所畢業、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博士候選人。現為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私立經國管理學院兼任講師。興趣多元，對一切被邏輯中心主義壓迫的玩意都感到好奇。

得獎感言：

其實已經寫詩很久了。

自己也認為已經寫出自己很想寫的詩了。

至於得獎，從來沒想過。

好像是前幾天外星人來地球的時候，順便也在我心中製造出來的一場小小暴動。

興奮、感激，並開始充滿對自己獲得「詩人」這個頭銜之後的種種幻想。

例如幻想自己的情詩登載在報紙上，感動了某些正在戀愛或渴望戀愛的地球人。

如此，則得這個獎對我而言很夠很夠了。



科學小飛俠的3號珍珍

她英勇地在每一座聳立於童年的電視牆裡出著任務

在每一個小男孩忘情地吆喝聲中

如新娘般害羞地穿戴起頭盔及披風

（十數年後青澀的初戀裡，

將有另一位女孩在他們粗暴的期待中脫下迷你裙和Bra）

在他們仰望的眼神裡努力表演甜美地落敗、壞事

以及嬌羞無辜的笑容

1 號鐵雄的正直被惡魔黨傷害了需要珍珍

4 號阿丁的純真被惡魔黨傷害了需要珍珍

2 號大明的酷帥被惡魔黨傷害了也需要珍珍

（所有的小男孩在長大之後分別成為鐵雄、阿丁或大明，甚至三位一體）

此外，他們還需要珍珍比鳳凰號戰機

還具有威力的乳房和眼淚

珍珍也隨著小男孩來到了成人的世界

在高樓辦公室烽火連天的戰場裡向他們微笑

同樣穿戴著曾經讓幼小的他們

亢奮不已的頭盔及披風

啊！他們的世界是一部不斷播放的科學小飛俠

將每個擦身而過的女孩都顯影成3號珍珍

（小飛俠裡怎麼可以沒有珍珍的誤事、笑容

和鐵雄的英雄救美？

甚至出完任務，骯髒無比的鳳凰號也需要珍珍來清洗）

然而有時珍珍一人獨行在黑夜的城市

在無人街頭櫥窗玻璃的反射裡

突然陷入一片黑暗大膽如非洲內陸般的害羞幻想

她渴望拋下面具披風，一個人裸體安詳地走過台北最熱鬧的街道

如停在深夜工廠裡平靜熟睡的一輛火車

不再需要防備流逝的時光

或者人間

但罪惡感總如一聲巨響吵醒了牠，也提醒了牠

早晨陽光的直射裡

女孩們總英勇穿上沉重的披風和蕾絲性感內衣

繼續出任務安慰她們周遭無數的鐵雄、阿丁和大明

台北城市上班人潮擁擠的街頭

不知從何而來的電視機，又大聲傳來著名的主題曲前奏

嘴裡輕輕哼著 飛啊！飛啊！小飛俠

在城市中到處都是小飛俠

評審意見

解構與反諷

◎ 白靈

《科學小飛俠》原名《科學忍者隊》，出現於日本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初期（一九七二年），是日本動畫史上第一部超過二百集的卡通影片。片中珍珍（3號）是唯一的女性，其餘鐵雄（1號，隊長，機靈果決）、大明（2號，常犯愚行）、阿丁（4號，熱心）、阿龍（5號，最正常）分別代表了男人不同的面向，而且都不曾真正長大，永遠需要母親。虛擬的卡通和現實的人生在詩作裡做為彼此呼應與對照的作品較為少見，而只要觀看過這部卡通的讀者其實在仔細思考後就會發現卡通與詩文之間的關連性。此詩即藉其中珍珍與其他成員的強烈對比（比如乳房與眼淚比戰機更具威力），對男性意識為主體之社會予以徹頭徹尾的反諷與解構。詩的前三段寫的是被男人需要的珍珍，後半寫尋找自我、不必理會男人需要的珍珍，也是真正的珍珍；全詩藉此表現出，人性從來一成不變，尤其是男人，女性則在歷史長期的抗爭和努力中不斷求變求突破社會框框。文字清淺易讀，充滿卡通的流暢、不斷變換畫面的諧趣特質，但也隱含了對女性地位的憂慮和同理心。